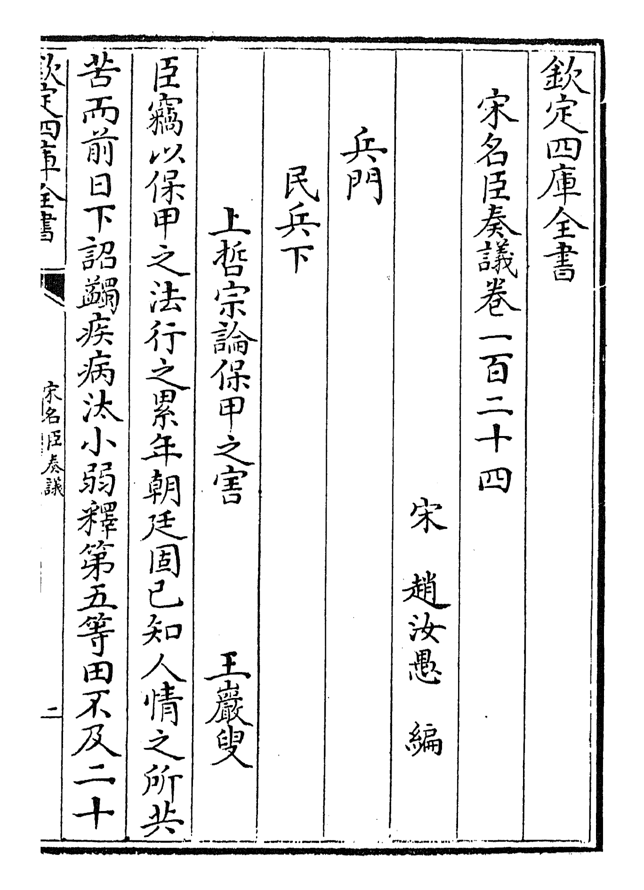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民兵下

上哲宗論保甲之害　王巖叟

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田不及二十

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恵也然其司
尚存其患終在今臣蒙恩由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
所目見而身自歴之者為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
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惟陛下垂聽焉幸甚朝廷知教民
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别為一司以總
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
之至於怨則恐一旦用之者不能如吾意矣不可不思也
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

羈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敎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葢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牌架僦倚卓團曲紙墨看廳人

雇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謗曰免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葬喪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塗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逾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

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皆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見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户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飢羸殘壞而就斃

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悞借供遂有追呼皆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爾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

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為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自安於講武

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番當一月起發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逃遁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四月嚴叟召為監察御史作此奏未

上至十月始上之先是王安石議減正兵以保甲民兵代之熙寧三年因趙子幾之請始籍畿民為保甲置提舉教閱之法其後自陝西推行於諸路至元豐四年遂以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當時任非其人施行不得其宜民被其害哲宗即位宣仁皇后聽政一時名臣始皆言其不便巖叟之論尤得其要焉

上宣仁皇后論保甲保馬　韓維

臣竊聞陛下濬發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領職事黜吳居厚使離本道責以掊刻擾民中外喧傳曉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悅相賀臣雖在哀戚之中不覺失聲歡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以

上聞臣竊恐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循守父道三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為母儀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蓋為社稷大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為萬一有敢為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奸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陛下深察盗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寛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

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澀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二三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為場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習器為擊刺之事豈無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廄河北保甲漸亦作過陵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

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知陳州過闕遂留侍經筵

上哲宗乞盡罷諸處保甲　司馬光

臣竊惟先帝以戎敵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陜西河東三路皆五

曰一教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内百姓不得處治其廵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搔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刼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歛無窮貲産耗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寖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

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
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並依元
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
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
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
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
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
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

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句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敵戰鬬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疆場然則

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為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王沖乘保馬諸處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為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幹孫文巡尉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

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懽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廕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輕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

本户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慕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試武藝高强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閲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

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户上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祗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希少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乞保甲併用冬教　　王巖叟

臣伏見近降保甲畫一指揮仍舊逐歲遣使按閱者竊敢為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嚮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峻供億之繁承迎之厚郡縣為之騷然一小郡坊市户有旋染縑帛五六百疋為供張之具者推此一事其餘可知雖非使者使之如此則州郡望風畏憚不敢不然故所至人情甚以為害又其所按保丁雖各得銀絹三五疋兩而備按閱飲食衣服之費自已不輕既得之

為衆人耗蠹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深曾體問皆云若國家冬教使不失農時則家之所得自可有餘天恩深厚非一按閱賜賚之比也竊考其情蓋不以得一時之賞為足而以安終年之業為樂也況所謂賜賚者卻秖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割其肉而啖之孰若不取不割之為兩得也臣愚伏望聖慈因冬教以為恩罷逐年按閱之煩省役錢封樁之擾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元祐

八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保甲併用冬教　　范純仁

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閑暇於本家閱習事藝竊縁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鈐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
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
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穫不可少有失
時常若寇盜之至苟一日愆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
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
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
司與父老易為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
藝必得精熟元豐八年七月上時知慶州

上哲宗乞揀閱保甲　范純仁

臣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㑹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羣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

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效用或弓箭手軍員十將内安排更不願者即於本鄉保甲守闕副都保正或依弓箭手例特置正副都頭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候至都指揮使與換近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法其間武藝尋常惰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母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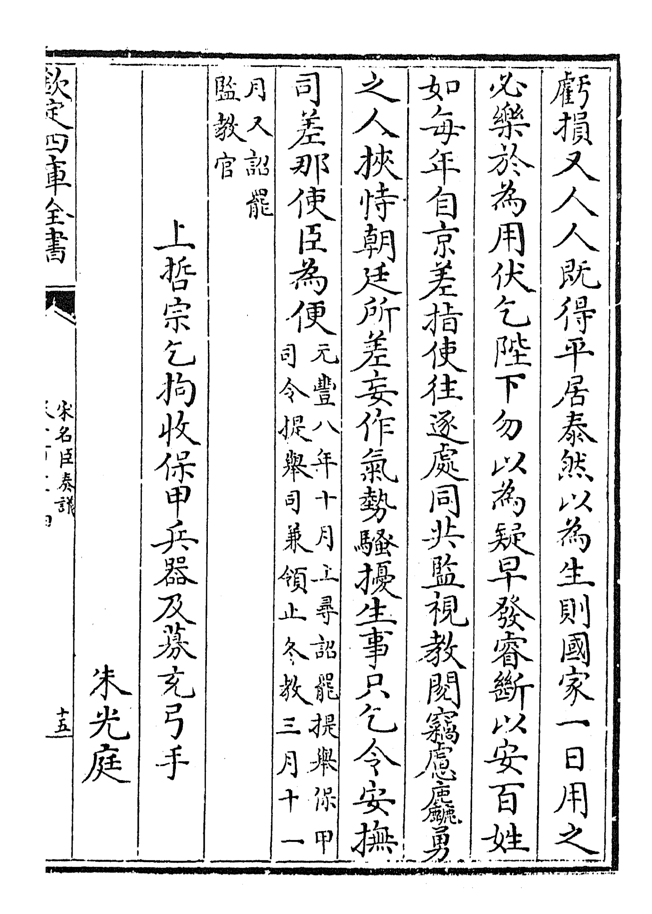
使强民有歸下可絶敗羣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饑歳聚為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久逺無弊兹古人所以慮事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上哲宗乞廢罷保甲一司　　王巖叟

臣昨在河北為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一端及蒙恩召為御史即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欲求面奏而未到闕閤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教一月暨臣赴臺供職適主兵察竊見新降保甲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

改逐縣巡教官為監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須至以先所具到劄子上進仰兾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廷之本心倚法用情奉行深刻所至百姓一聞其名自已疾首蹙頞無安樂意今雖曲為之防須亦別自生姦終恐為害不已伏望陛下深察民情廢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使百姓安心於為生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提舉保甲司及逐縣監教

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遭胥制未免侵漁終年不減騷擾之患此朝廷不可不察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費廩禄亦非久遠可行之理今猶指揮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閱臣竊見民間十月塲圃未終正月夫役將興農緒亦起此時教習未免有妨唯是分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教畢民情頗為利便不銷分作四番臣深曽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在國家民兵之勢無所



虧損又人人既得平居泰然以為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為用伏乞陛下勿以為疑早發睿斷以安百姓如每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同共監視教閱竊慮麤勇之人挾恃朝廷所差妄作氣勢騷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元豐八年十月上尋詔罷提舉保甲司令提舉司兼領止冬教三月十一月又詔罷監教官

上哲宗乞抅收保甲兵器及募充弓手

朱光庭

臣伏見朝廷近降指揮河東陜西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罷教只於冬三月輪番教閲此誠安民之急務也内有兵器一節臣方自外來不知朝廷已未處置伏緣自教閲保甲以來兵器未嘗禁止今既許三時務農從事於耒耜田畝之間則兵器豈可依舊蓄於私家切恐緩急有所資藉起而為盜為患不細欲望朝廷速行指揮三路保甲自罷教日將應教閲兵器不問官給自置並令納官為置庫如法收貯俟冬教日旋行給付教罷即

復行拘收如官已拘收之後民間輒復私置者乞依法禁止施行所貴小人無所資藉亦銷弭盗賊之一端也

臣又聞朝廷已降指揮州縣招置弓手今來保甲有事藝精熟之人欲乞充弓手其逐縣舊役弓手亦乞委令佐揀擇内有疲軟者將應募保甲替換如是則弓手盡得彊勇之人可以擒制盗賊如允所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安集保甲破産人户　王巖叟

臣蒙聖恩許就寒食假中展墳於河陰道過管城縣之孫張村有耆老為臣言本村鄉七十餘户今所存者二十八家而已皆自保甲起教後來銷減至此當時人人急於逃避其家薄産或委而不顧聽任官收或賤以與人自甘客作今雖荷至恩得免冬教而業已破蕩無田可歸不知朝廷知百姓此等事否臣既聞之不可不以告陛下且恐府界三路若此類者甚多伏望詔諭執政大臣令講畫所以安集之方使離散之民早得其所以

稱陛下惠愛之心 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募保甲優等人剌為禁軍

劉摯

臣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為弓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閑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盡出入公門游集市

井有所誘怵使之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為樂也今既歲教止於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歡欣休息復有生理

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人俛首甘心盡其平日肯復從事于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以為資臣懼其非獨不能從事於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歛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强弱髙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召其情願刺以為禁軍若舊係保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换補之自餘中下

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耆壯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隸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枝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於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為禁軍

蘇轍

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

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勝廣勛巢之事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歷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

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古今之通患也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収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刼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鉏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

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嵗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内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别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何異

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倏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

有闕額令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伏候敕旨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罷畿内保甲　　劉安世

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内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敵居常宿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先帝

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閲止令農隙之月倣祖宗義勇之制専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勢深得禦外治内之策然臣所有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名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嘗務輕簡葢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内亦置保甲勞民示弱且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

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
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
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元祐四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　王存

臣伏見范純仁劉子奏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閱臣
竊詳先帝教閱畿內保甲思慮深矣葢以京師之地四
達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
四方威制中外為根本之固者以宿衆營衛嚴也慶歷

治平間禁廂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供餽不給乃議併營裁決其後中外禁軍以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內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縣官錢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之意也但當時教閱之法太密官吏之責太苛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間一教教閱條制事拔精熟者十日便放稍精熟者二十日生疎者止於一月每

教至旬日往往放者太半如遇災傷放稅五分又即權免此法既寬人情未有所害前此薦飢法當權免今歲豐稔若遂不教即其法遂廢甚可惜也大率民兵之法創置則難放罷即易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數年之間人既就緒一旦無故而廢之深為可惜臣非不知附會時論可以干百姓之譽但職任至此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嘿嘿耳伏望聖慈再三思慮不勝幸甚元祐四年上時為尚書右丞

上哲宗乞保甲地土不及二十畝者免冬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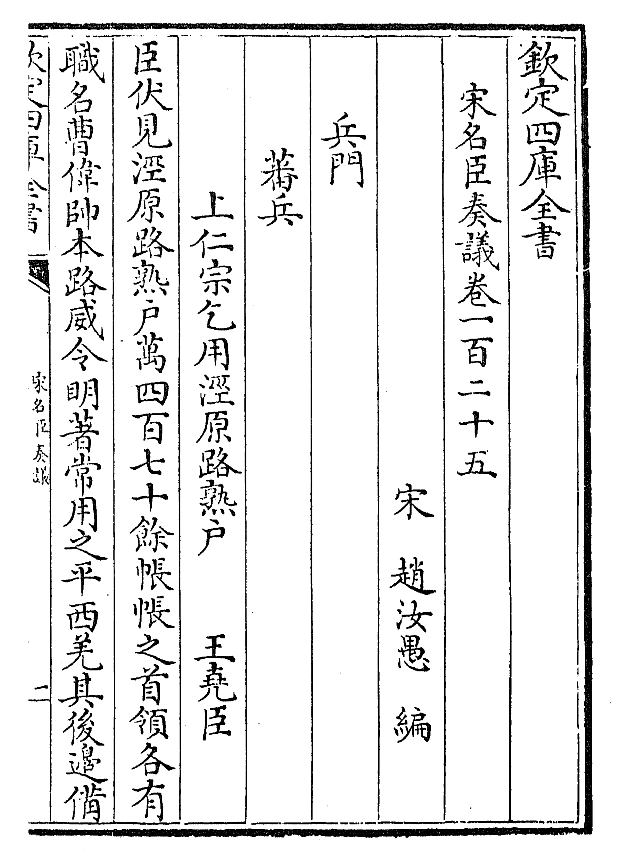
陳次升

臣伏覩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請保甲上教其下等人户土地既少不免効力為生并止有兩丁其間有疾病者雖依條未該破丁若不能營作顯難應副保甲色役三省同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除見教人外本家止有兩丁病患未該破丁而委的不堪營作并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推行之後人以

為便況當時奏請得旨施行乃是今日一二大臣修先帝法度之人非是故為增損而壞法者也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揮衙改土地不及二十畝之家免冬教全條更不行用及老疾羸弱者選以次人承替緣貧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畝効力以求日給若令上教則廢為生之道官中雖給口食不足以償所費其家無以養兼老病羸弱之人既難以筋力從事其養生必賴於壯者若是兩丁之家一丁老病而又令壯丁代教則老病

者必致失所竊聞此法既行人欲避免保丁有貴盡土地者有分析生産者或稱父母年老或分房向外或令女壻出外乞破丁者人情如此理當安存葢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民既賣土地不為長久之計窮則斯濫必流而為盜恐貽朝廷之憂臣伏乞睿旨令保甲土地不及二十畝兩丁病患者並依元豐八年指揮施行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不勝幸甚紹聖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兵門

蕃兵

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户　　王堯臣

臣伏見涇原路熟户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

職名曹偉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邉備

稍懈守將唯務姑息寖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户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户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慶歷元年六月上時任陜西體量安撫使

上仁宗乞令陜西主帥並帶押蕃部使

范仲淹

臣切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唯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鬭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

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押蕃部使慶歷二年五月上時知慶州

上英宗請重造蕃部兵帳　呂誨

臣聞兵家之説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居安之深戒也國家承平日久自元昊納欵兵防不葺邊備皆弛臣竊謂最可憂者陜西四路熟户蕃部久失制馭將恐籬落盡隳亭障不固邊事或起必為深患昨聞保安軍蕃官胡守清身死後有弟擦也香於前年

走投夏國乞兵却來本族界上招誘自己手下人馬及於次年春西界賊馬來攻掠胡守清地界熟户相殺經略司亦曾差官檢驗戰場胡守清弟守中相繼走投西界保安軍累行公牒取索得守中等雖已處斬訖奈何人情攜貳其必有因多是蕃官侵牟或即首領酷暴良亦主管兵官失恩威制馭之然也況胡守清族下從來富庶人馬强壯鄜延倚以為固若朝廷更不為存卹則人不安居又焉知其他蕃部不有擦也香守中之志萬

一倡率皆逃邊城危矣如李金明三十餘族向時失於存撫盡為元昊以利招誘逐部首領臨陣皆無鬬意故李金明失利王師陷没至今邊人以為深痛昔四路所管熟户不下數十萬人自寶元用兵以來相繼陷没十無四五存焉復慶歷以後兵帳未甞改造二十年間逃亡死損不可勝數忽有調發何憑點集足見邊臣因循積獘為日深矣況蕃部雖居漢界自來田業並是父子相承典買住佃但無保賦此外别不霑恩唯首領薄有俸

錢遇戰陣則首當前鋒計其實效勝正兵遠甚居無事之際尤宜存撫逐部族令所存者却有外來散户依附其間或是連親或即庸力混雜居處例各年深察其情意未有不願為漢民者是彼有鄉順之心而我失羈縻之策爾儻不收附兵籍徒使蕃息於王土非但緩急不得其用而又容庇在內使往來作過此必然之事不可不慮也臣欲乞朝廷委自四路帥臣選差有心力官員與逐處州縣堡寨勒本部蕃官供析見在人數未附籍

者與舊管人一處造帳收係或逐處更有係官閒田盡令均勻給受候造帳了畢應舊管蕃官及蕃族首領各與轉資酬奬所貴窮邊人衆仰戴國恩樂其効用各盡死節況蕃族首領自來給俸至薄軍主都虞候每月不過二貫文以次等級從而可知雖遷轉三資無所損費推是恩信結之必固兼大段添收得人數庶幾邊防籬落漸次修葺所有胡守中等逃背因由伏乞指揮下隣路密切體量諳實本地分主管官員乞重行責降所貴

今後邊臣撫存蕃部不敢懈慢今來因胡守中等逃背點檢蕃部整齊兵帳不為生事於體甚便嘉祐八年上時同知諫院

上哲宗論蕃官久例在漢官之下

范純仁

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夷狄也行之永久人

情安孰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況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鬬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畀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他處出

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
堪此況夷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
輒啓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他
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攄憤報怨之人而
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
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
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
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夷狄尊卑之限絕蕃

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為後患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知慶州

上哲宗乞不許蕃官自改漢姓

范純粹

臣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為趙懷順朱令唛為朱保忠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為止遏據狀申陳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為白守忠兀乞為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改作漢

姓如盧㖟之子為周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攀援陳乞
蓋是自來未有禁約致蕃部無故自以私擅改漢姓
切詳古者賜姓名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别忠勤也今
乃使異國之人無故自易姓氏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
則本原汩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别
遠人也須至奏陳乞立法止絶者欲乞諸路蕃族除係
朝廷特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所有今
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令依舊如允

所奏只乞朝廷訪聞立法行下元祐七年八月上時任延州

上徽宗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

范純粹

臣久忝帥任殆遍諸邊切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志意驕滿習於惰慢緣數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曽任漢官或帥臣姑息特為陳乞遂得輕授漢官差遣致互相攀援不安守分訪聞各有覬望不肯專意訓習弓馬管幹部族以致遣使探諜講論邊事无復留心傚傚成風事

有未便竊緣屬羌部族既始祖元是羌人即雖綿隔世代因功授官不論高卑要之終是蕃種豈容輒有變易雜亂華人況自來應蕃官首領侵刻部族或犯餘罪罪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以至婚姻亂倫喪葬異制皆與漢戶禮法不同兼條禁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置買產業固有深意今昔不殊雖功大官高不過充蕃將享厚禄而已而其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並敘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故每遇差點驅使並聽

漢官統馭指呼命无不伏今則輒容僥倖改授漢官差遣不惟上下姑息之風既已增熾而於漢蕃區別之體遂致陵夷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敗亂中國禮法各自置買田產廢格朝廷典刑中外無分不可不戒兼逐人皆是近上使領或至遥郡防團一旦既敘漢官多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邊防所繫豈可如此積獘在後毋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誘致諸路蕃官子弟褒衣豐食驕恣相尚不肯伏從若

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減耗離落凋殘邊晝長謀為損不細輙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諸路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輙有陳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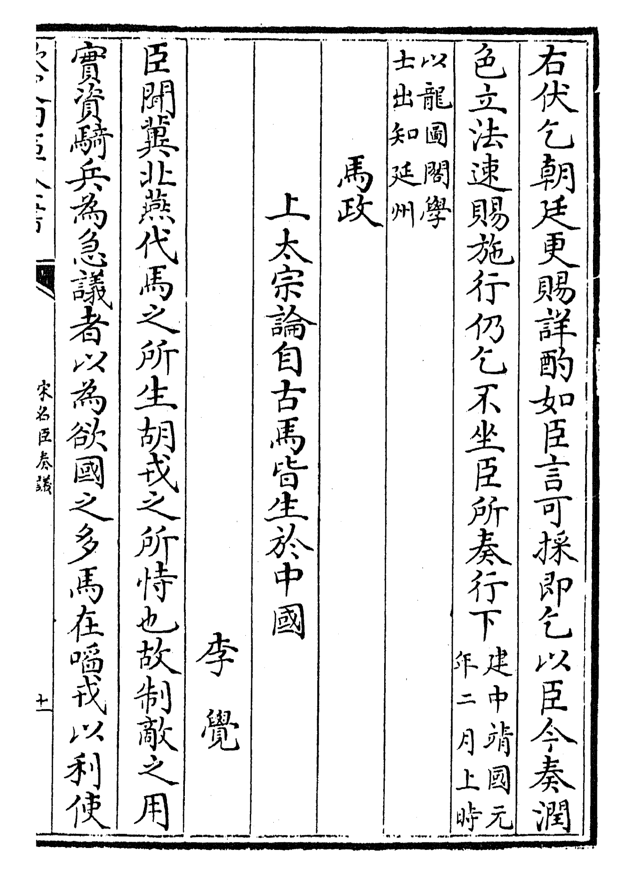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並與改換就差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分沿邊都巡檢名目並

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任不限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遇舊曾統轄將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並止終其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本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買產業並依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上時以龍圖閣學士出知延州

馬政

上太宗論自古馬皆生於中國

李覺

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嗇戎以利使

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曁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廄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曰無耗失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

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鼂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

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開市之於戎也令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飲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繙其如所賜无幾而尚習前弊令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

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騶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馬則是費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疋况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閒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閒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端拱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國子博士

上仁宗論馬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

余靖

臣伏覩國家自來於河東陜西沿邊等處估買蕃馬近自西賊不庭已來買馬數少不足國用此葢中國久驟馬政不能蕃息至于專仰戎狄之馬以成此獘臣謹按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血氣夏攻

牧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坰坰牡馬魯今屬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縶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疋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

疋於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又案唐自貞觀至麟徳中國馬四十萬疋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已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伏乞特降敕旨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内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揀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于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

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慶歷四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收還牧地罷民間馬禁

宋祁

臣頃年為羣牧使其時曾擘畫欲於諸監市母馬合見馬共成五七萬疋一歲大約得駒五萬不出五年得二十五萬就中破死損十分之二得駒二十萬於二十萬中選出負馱馬十分之五得戰馬十萬疋以為中國有此馬可與夷狄相馳逐使聞風畏威不敢有闚邊境意

是時西事已定朝廷求安便忽畧此事有司指擿臣奏以為迂濶但言放牧之地侵損民間膏腴田疇有損無益於是寖廢且馬者兵之本倉卒求之不可得若無事時歲月孳養臨事乃無闕乏臣欲乞選左右名臣議羣牧養馬法收還牧放舊地多列廄房檢詳新舊條約擇取便宜如臣所請且為新制及罷河東陝西馬禁許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及許天下民養馬敕州縣不得許在貲財之限其牧馬臣且以十年為期若歲歲孳養得

二十萬疋而天下百姓所養馬亦益多假令西北二邊敢為風塵則我兵足馬健與之角戰誠不足畏

貼黄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而所習技藝與步兵不同緩急不堪移充步人使喚今軍人無馬是國家虚養此兵有名無實

又貼黄臣舊知牧馬數不多於中選取戰馬即又數目益少此事最為用兵切務伏乞朝廷深以為意

嘉祐五年工時再任羣牧使

上神宗論馬監不可廢　文彥博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為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云萊夷作牧周官云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宜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熙寧元年陛下特降詔旨剏置南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自當增修而近時

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户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户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或謂監牧之馬率多少弱既非齊力難勝㚏裝且馬既蕃庶必有駑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牧最為盛多以至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緣牧所費殆將不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計河北監户歲

入牧地之租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焉唯河南諸監所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課為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參匹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却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廏庫棚房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

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户凋殘場務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即乞委詳練典故素知馬政臣寮博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臣總領國馬于今八年雖未及蕃息而頗究利病伏望聖慈裁察付外施行

貼黄東平監天僖年曾廢未幾復置枉有勞費葢東平監地美且廣大名兩監遇水旱却寄收東平棚疗甚寬冠絶諸監今聞首議廢東平監東平既

廢即大名兩監必難以存乞謹具始兼近覩蔡天申奏乞減河南牧地召人租佃亦祇令河南牧使相度寛剩之田召人租佃收課自贍免從度支供給

貼黄必若賦田與民俾出租利主事建言者務欲成就勞績先以賞罰驅之不問地之肥瘠民之願否悉使占佃出租時下便得酬奬不數年間租佃之户或退或逃或以災傷為名歲歲倚閣如嘉祐

中并代路散租牧地事可驗覈今來均租之官須滿三年而課入如額者方得行賞即賞不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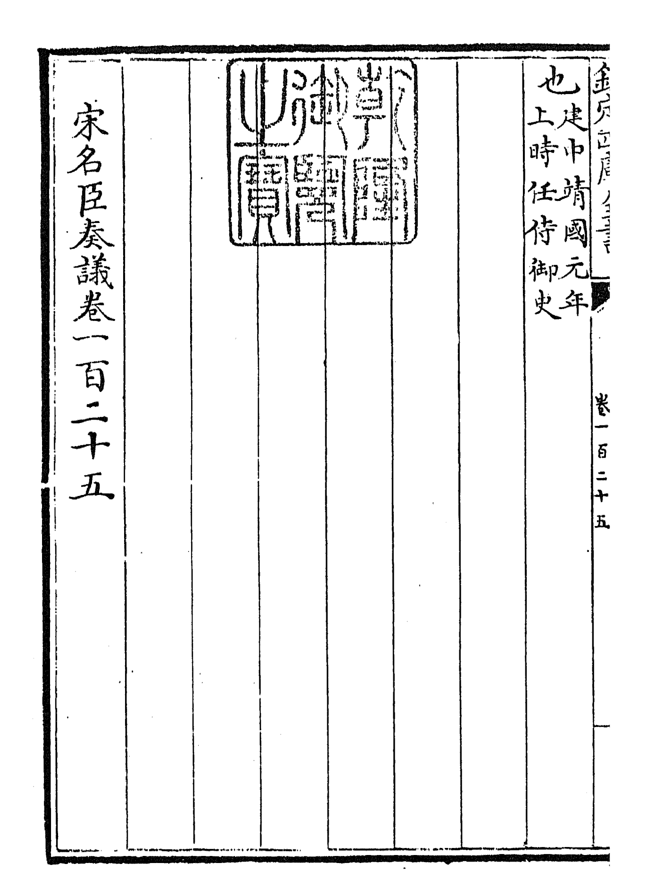
貼黄蓋近時言事者率務更張各有趣向不慮後害後雖有害或文過飾詐或依倚營救責亦勿及

伏乞睿明照察熙寧五年上時為樞密使彥博言既不用元豊時其弊乃見神考俯首嘆曰朕於是乎有媿於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王珪奏曰罷去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堅請行之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上徽宗論西蕃市馬　陳次升

臣竊以戎狄勢合則强勢分則弱强則難禦弱則易制神宗皇帝熙寧元豐間以夏人為中國患乃優撫青唐一族世襲封爵俾伺間隙蠹其腹心而又歲市善馬以强兵深得禦戎之要道也其後青唐衰弱土地為强臣之子繼立國人不附棄位為僧迹不自安窮來歸我特一亡男爾邉臣張皇招納以致种朴敗衂為國家辱所得亡虜道路將迎甚勤朝廷恩賜甚渥費用不貲為夷狄笑已往之失不可救未來之患深可慮夫兵家制勝

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故自古論兵必以馬爲先馬今西戎既叛馬不出市國家每歲所失二萬餘疋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萬一夏人與青唐解仇連衡入寇併力衝突其將何及訪聞今日邉將乃是前日招納之人多行庇護莫免譴責患害並不以實聞伏乞睿旨令本路帥臣將官各具的實利害結罪保明敷奏朝廷詳酌施行或令多方開諭許其自新依前入貢待遇如初可益强兵勢威聲遐憺夏人不敢窺邉國家之福



也上時任侍御史建中靖國元年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六至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衔葵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方域門

宮禁

上仁宗論皇門禁　　馬遵

臣聞古者常刑宥過無大至臣子之於君父則義有所不容故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

子止躬不嘗藥春秋加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不解刀校尉被誅死之議所責者重所慮者深杜慢隙而消禍萌理當然也嘗聞太祖朝内酒坊火監官守卒並從極斷豈徒峻法葢欲防患竊見朝廷法令素具皇城門禁尤為謹嚴而挾刃闌入頻年有之雖常行遣終不戒懼令麥昭吉襆被入直中有劒器歷諸門抵便殿曾無檢察畧不覺悟若姦盜包蔵而為之何由而露哉公謾憲禁無甚於此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未

闕處置伏乞陛下察詳事理特出聖斷常法之外更賜

重行用謹大防庶弭來患至和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内東門使臣藏挾女口闌入禁庭

馬遵

臣聞内東門使臣於車子内藏挾女口闌入禁庭事已彰露未聞行遣竊緣東門密近御所最是要切隄防之地著籍出入素有條憲用親近使臣監掌務在謹嚴至敢公然自犯輒入外人若置而不問則啓釁容奸必兆

於今日伏乞聖斷指揮付外所司根勘重行朝典所貴
戒勵後人杜絶來患至和元年上

同前係第二狀　　馬遵

臣近曽彈奏内東使臣輒以女口闌入禁庭至今數日
未聞處分竊縁宫門出入條約具存峻爲之防猶懼不
肅而監掌之人公然自犯法之不容自近者始而天下
之所公也陛下聖明必不私於小臣而屈天下之法或
慮所司未禀宸斷使中外之議日益喧然所損不細伏

乞聖旨早賜施行至和元年上

上仁宗論公主非時入宫　呂誨

臣聞近日兗國公主深夜出入宫禁内外驚駭罔知其繇竊以宫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况公主起居覲省既非其時守閽之吏輙敢通奏此而不禁後將為常一有竊發何以備禦斯不可不為之深慮也所有公主宅祗應使臣及皇城司應經歷門户管幹人伏乞朝廷取勘重行責降以肅禁衛之事嘉祐五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公主非時入宮　王陶

臣伏以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絶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内外監門使臣請並送開封府勘劾（嘉祐五年三月上時為左正言）

尋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全一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內梁懷吉配西京洒掃班

上仁宗論夜開宮門　　司馬光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遣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為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

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剰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内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絶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

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敕及御批而輙敢開者依不承敕而擅開門律文施行雖有手敕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嘉祐六年閏八月上時為同知

諫院

上徽宗請嚴宮禁之法　任伯雨

臣風聞内苑作工匠盜所結真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戸中外聞之莫不撫髀而歎頓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為小事切以監官之設本為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為譏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至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不止因循迺一切赦之

後來更有犯者陛下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陛下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閽將何用也且宮禁之門法最嚴密周官小宰治宮禁之法獨有大刑在律亦宮禁之法為最重葢聖人立法之意防慮幾微謹備不測以嚴衛一人今陛下多愛不忍幾於姑息廢萬世之成憲棄祖宗之大法紀綱不立左右恃恩廢弛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陛下豈不為宗廟社稷自重乎臣伏願陛下罷前

降旨揮勑有司依法律推治干繫所貴人人盡心各知職守不至弛玩以産禍亂則宗廟之休社稷之福也建中靖國元年上拜為左正言

都城

上仁宗論修建北京　范仲淹

臣危言孫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

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别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虚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

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

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臨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

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
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陜西
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揺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
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
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
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
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

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邉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
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
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邉壘已堅寇入之深則
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
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
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
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
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

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賛之翌日命

駕臣叨預近列両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慶歷二年八月上時為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上仁宗乞罷修京城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

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揺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揺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邉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之利未集

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萶萶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譚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慶歷四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劉安世

臣伏見近降朝旨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

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人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于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季開撅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輙進贅言以黷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讙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

與開壕之工幾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寛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樁錢物尤宜愛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近日朝市之間往往切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揺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唯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小人妄意陛下為惠

不終之議唯冀獨賜睿斷早降指揮元祐四年四月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范祖禹

臣伏聞開修京城壕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壕深一丈五尺濶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

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懽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

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四鄰卑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入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民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

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

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梁燾

臣竊以都城之役程工浩瀚開廣池隍最為大事全如受敵邊備動搖人心盡發封樁官錢蠹耗國力毀徹廬舍生者不得安掀剔墳隴死者不得息棄土山積旁無曠地稍已湮沒園林浸至壅閼道路近城居民深以為

勞兼冒寒暑怨通幽明累徳損政莫甚於此言者相繼指摘明白日聽蠲罷邈未蒙省㪚病之時横在十目愁怨之聲達于四海未諭朝廷何憚不革且以糾殊異之情久則難齊任困苦之事極則生變羣疑不解理有可虞今若但省工料別期歲月未免久勞終是無益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放散見雇人夫只留廣固軍工濠塹已開處令結末了常城壁據未堅處令漸次修築除冗費之患去妄作之擾使民情安悅而氣和人力舒暇

則功倍輦轂之下先見安静誠今日聖政之所宜為也

伏望深留宸念

貼黄城圍既峻三面自合周全濠池已濶兩隅不須通鑿況丈尺甚廣費用艱難未見一利已集衆害雖欲其成勢亦不可苟於就功終恐生事伏望聖慈斷在不疑罷此煩役已行之後乞賜采聽當知遠近人情上下安悦臣聞先帝朝知開封府王安禮以修城發掘民間墳墓數多羣情愁怨因此

建言先帝惻然即日指揮裁罷人用安寧惠浹幽
顯以此見先帝聖意愛民深切但臣下蒙蔽不言
故有所不知知則未嘗不曲軫念慮亟為措置也
若聞今日之事當立有處分知陛下納用忠言憫
恤民害罷修城壕以慰都人是能承先帝之意何
嫌而不為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廣固指揮自有
三千餘人每年更有差到廂軍一千人自是日役
四千餘人已為不少可以責辦工料次第修治舊

管使臣十員可以分頭管幹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六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方域門

河議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劉敞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

廷以河决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横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决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陜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彊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乗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

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
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
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
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
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
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
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
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

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爲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皇祐三年九月上時直集賢院

上仁宗議開浚汴河　馬遵

臣竊聞本朝舊制每歲興功開浚汴河故水行地中而無濫溢填閼之患祥符中巡護使臣韋繼昇表請罷修一年以省物力又請今後三五年一浚徒見目前茍簡之利而不能思患於久遠故近年以來河底漸高口地

數易水小則東南有漕運之阻水大則京師有隄防之虞歲習為常人恬不恠夫禍固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暴水可為寒心雖使横流僅紓大患而所殘無數百姓可哀臣欲乞朝廷指揮自今每歲農隙之際檢計開淘以深快為限縱未能一切如舊積功數年可以濟集嘉祐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神宗論併廢汴河　張方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

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

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蚪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唯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

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近歲陳説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廻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熙寧六年上

時知應天府

上哲宗論回河

朱光庭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

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唯治河為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付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付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己力以希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

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迴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貼黄臣近曽上奏乞朝廷法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今朝廷以東流當治然聞都水官不自任則將來敗事推過朝廷豈可得也伏乞朝廷指揮令水

官身任其責庶幾興役不敢有妄元祐二年三月知樞密安撫兩

界豈可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太師文彦博議與奏疏言河泛溢西北抵境上不止則南岸遂屬虜

燾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自此回河之役遂興光庭上此奏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王巖叟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横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患也臣竊意朝廷黙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

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勑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此塞

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没西路阻絶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

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為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侍御史尋詔河北轉運使同水官限兩月講議的確利害以聞

上哲宗論回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覩内降指揮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

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欲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唯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

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卻使進入若别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病

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貼黃臣竊見自來邊事陛下多委樞密院及邊帥如典禮亦委執政并禮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況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元祐三年河議

久不決既召到水官王孝先俞瑾等令陳述利害孝先等稱除孫村口外更无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處具孫村口欲作二年開修來春先下手開水河分減水勢十月詔差范百祿趙君錫躬親相視利害既受命未行大臣主議者乃密啓從中批出指揮於是純仁等累疏論列尋有旨收回批

旨再遣百禄等行純仁為同知樞密院事

上哲宗論回河　蘇轍

臣為戸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羡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横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

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頼二聖慈仁恭儉天地
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
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唯有黄河西流
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椿等物三千
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
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啟聖意灼知
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
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頻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

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

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

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析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濵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

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㑹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説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

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説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説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説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

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

緘黙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元祐三年十一月上時為戶部侍郎

上哲宗論回河　范祖禹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水鬬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宫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以妨王宫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宫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

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之間以説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傳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地血脈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

必無可迴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
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
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為急速賜指揮
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
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冊中語
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郡大
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及不
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

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

國耶為身耶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已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謀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黙不言不唯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黙

貼黄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决殆非人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元祐四年朝廷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為諫議大夫同傅堯俞各上疏論列十月四日除堯俞為吏部尚書祖禹為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奏此係第二奏

上哲宗論回河　范純仁

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

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此臣不敢遠引古
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
樂雖有元昊曾叛獨陜西應付不易未聞四方匱乏百
姓有嗟嘆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
改法令而後衆聞妄作者紛然矣又用兵之謀至於勸
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舉動固
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
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

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北虜所并時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見欲回復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變改不定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陳以謂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蒙陛下專遣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尋蒙宸斷復詔大臣令速罷修河司臣預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為慶三兩月來却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

來范百禄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説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為難成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決溢為患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叚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蠹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埽鋪防捍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甚處辦則利害灼然可見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茍利少害

多尤宜安靜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痾補外不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所以冒避僭越之愆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憐察元佑四年十一月上時知潁昌府

上哲宗乞開舊日汴口　梁燾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

峻起東西隄闕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
為斗門以通舟楫其實道河水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
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
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
為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為之應副竊
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
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説税屋之利恬不以為慮
而殊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漫潰

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勝言耶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日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率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

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唯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前後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

元祐四年上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年七月黄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有七里遠者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水入汴為萬世之利范子淵時為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於是

遣梁燾等行視燾還言不便二年又命內臣宋用臣往經度宋用臣還言可為於是詔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自四月起六月畢工勞民動衆費用不可計至是燾上此議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七